

踏上客船，就算回到了家乡

探访我省唯一海岛县的海上春运

长岛,山东省内唯一的海岛县,每年280余万人次往来和130多万吨物资运输通过船运完成。长岛的海岛春运并不是航线最繁忙的时节,也没有其他交通枢纽那般喧闹、拥挤,没有不同口音的南来北往的旅客。蓬莱至长岛6.6海里的航程却是一样的离别重聚,载满乡愁。



新春走基层



23日,客船渐渐驶离蓬莱,一名旅客从船舱望向码头。

文/片 本报记者 李虎

大海的另一头,爸妈在码头等着

“再过40分钟,就是长岛了。”21日下午4点,许浩打电话告诉父亲,马上就要到家了。他深呼吸一口气,平复一下心情。左手提着行李包,背后一个复古双肩包,头上戴着拉风的大耳机,这让许浩在“长通一号”客滚轮的站台前格外显眼。20日海上大风,蓬莱—长岛航线停航一天。21日上午通航恢复,下午第一班通航的客船一下子被200多名旅客用行李,身体将客舱塞满,各类装载货物的车辆也停进了船舱。

许浩选了个靠前的座位坐下,用手机点开热播剧,打发最后的归乡旅途。学生、销售人员,办公室职员、影视工作者……23岁的许浩在青岛学习和生活的4年多时间里,换了各种工作,吃过各种苦头。他说,自己平时一般不动想家的念头,有苦也都藏在心里,但是越临近春节,就越是想家,不能自己。在外一个人生活,许浩吃饭从来都是凑合,吃来吃去无非就是面馆、小吃摊,“最想念

的要数妈妈做的海鲜疙瘩汤。”相比岛上平静的生活,岛外的打拼虽然艰辛,但许浩依然向往岛外多彩的世界。开船在即,许浩恰巧碰到了3个朋友,将行李一放,4个人聊了起来,话题多是在外的生活。长岛有4万多常住人口,居住区相对集中,在船上碰到熟人是在再正常不过了。“不像你坐火车,一段路途从头到尾,也难碰到一个熟人。”

朋友的相聚冲淡了旅途的倦怠。许浩觉得,春运的路或长或短,在汽车上、火车上或是在飞机上,都是在路上,只有双脚踏进家门才是到了家。这里不同,踏上了客船,就是踏上了家乡。从小到大,这条唯一与外界相连的航线,许浩不知坐了多少回,早已成为家乡的一部分。许浩摇了摇手中的船票,这就是这座海岛春运的不同。大海的另一头,他的父母正在码头等着。

40分钟海上航行,是春运最后一段路程

22日下午5点,“海马6号”轮船缓缓离开了蓬莱客运码头,向长岛方向航行。能赶上最后一班驶离蓬莱的客船,李卫娟感到幸运极了。从陕西渭南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达烟台,再坐两个多小时的汽车从烟台赶到蓬莱。近30个小时的旅途奔波让李卫娟和儿子脸上写满了疲惫。李卫娟的丈夫在长岛当兵,今年7岁的儿子在长岛长大,6岁的时候回老家陕西上学。春节了,丈夫因工作没法

回老家,她就带着儿子去长岛。这是母子二人经历的第一次春运。“人实在是太多了。”经历了多次抢票失败,李卫娟终于买到了一张从渭南过路火车的硬座车票。从渭南到虞城最初的11个多小时里,她和儿子只能两个人挤在一个硬座上。一路这么远,两个人坐一个座位,怎么坐到天亮?到了虞城已是深夜。在乘务人员的帮助下,李卫娟买到了一张硬卧,母子二人顺利度过了火车

上难熬的夜晚。大海茫茫,客船离码头越来越远,从蓬莱到长岛的40分钟,是她和儿子春运最后的一段路程。“每年冬天,有时候风大不能开船,要在蓬莱住上一晚,等第二天早上的船上岛。”李卫娟说,这次等了半个多小时就来了船,不但省下了旅馆的住宿费,还能尽快上岛见到丈夫,心里十分高兴。客船开行一段时间后,李卫娟的头疼好些了,之前在码头

的售票厅内,长时间乘车让她觉得整个屋子都在晃,“难受死了。”“妈妈你看,我看见长岛了。”20多分钟航行后,长岛的轮廓已清晰可见,原本疲惫的儿子活跃了起来,“很快就能见到爸爸了。”儿子在慢慢长大,父亲对于一个男孩的成长来说太重要了。李卫娟觉得,春运从来就不是一段舒适的旅程,今年的路走得十分辛苦,但为了他们父子,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盲人兄弟“订制”春运回家路

25日早7时30分,在青岛城阳打工的盲人王富和黄锋在按摩店门口等来了电话预订的出租车,按摩店老板帮他们将行李放上车,并祝福他们开始的春运回家旅程。王富今年27岁,这些年跟老乡黄锋同在青岛一家按摩店工作。“作为盲人,每次回家都会很不方便,虽然家在省内,但一年也就回家一两次。”王富说,“前段时间,有位来按摩的朋友告诉我们,说通过拨打12306可以为我们这样的特需旅客提供重点旅客进出站服务,我们就试了一下。没想到,第二天青岛站的人就打来电话跟我确认乘车车次、日期和具体的服务内容。”

8时46分,两人乘坐的出租车来到青岛站南广场进站口,已经在此等候的车站值班员和青年志愿者立即搀扶他们下车,核对相关车票信息后带领二人进入候车室。王富右脚有先天性残疾,弯曲幅度不能太大,坐轮椅会很难受。车站工作人员李震直接背起王富,将他送到列车重点旅客坐席,并和列车长做了交接。9时24分,王富和黄锋乘坐的G232次列车缓缓驶出青岛站。由于王富的腿弯曲幅度太小,列车长专门从车厢找来两个靠枕,让王富垫在腰部和头部。途中,和王富同龄的黄锋一直不停地为他按摩腿部穴位,老乡加工友的密切关系让两人情同手足。12时36分,列车到达泰安站,泰安站客运服务人员已准备好轮椅在站台等候,工作人员再次将行动不便的王富背下车,并通过轮椅乘坐无障碍电梯直接出站。临别时,泰安站客运工作人员将重点旅客服务卡交给王富和黄锋,并留下自己的电话:“年后返程时,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

本报记者 宋磊
通讯员 王玉建

笑一笑 家就不远了

回家的旅途里,充满了拥挤、嘈杂、慌乱和疲惫。急切盼望回家的心,抓不住单调的、从火车车窗里一闪而过的风景。火车站候车厅里的人们,流露出各种表情,荡漾的笑意,成为旅途中的一抹亮色。虽然家乡还未到,笑脸却在眼前,笑着回家,家也就不远了。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① 25日,在济南火车站候车室,两岁的茁壮坐在爸爸肩上演“pose”,他随家人回甘肃过年。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② 济南火车站候车室,一名清洁工午餐时露出笑容。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③ 25日,济南火车站候车室,4岁的航航喂妈妈吃方便面。他们一家准备去湖北过年。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①
② ③